



春来发新枝

姚茂椿

春讯萌动，大自然一改冬天的沉寂，送上无数早春的信息。家乡新晃的新春被浓浓的乡情笼罩，被产业涌动的发展浪潮推动，被大山的清新景象重新装扮。

收到家乡新年第一个好消息是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解囊，令人感动。那些助学的人群里，我看到了温暖的笑容和不懈的追求。

在县里召开的新春座谈会上，我见到几个助学企业的负责人，还听到更多春天的喜讯。近些年来，县里干群、企业共同努力，山里的“宝贝”纷纷走出大山，靠独特资源种源、种植体系、优质农林产品等国家重要农业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驰名商标等，举起了黄牛、黄精、龙脑、侗藏红米和蜂蜜等的发展大旗，获得了一系列美誉。

家乡的黄牛是最早走出新晃大山的。山间那些亲切的身影，耳畔的叮当铃声，勾起了我难忘的回忆。这些体型健壮却并不高大的黄牛群，在人们的注视抚爱中不断成长。它们“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听的是侗族大歌”，价值自然非同一般。“老蔡牛肉”是著名品牌，从事多年生产加工的何丽华总经理对产业发展深有体会。她是连任数届的省人大代表，在产业发展中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打造了农业龙头企业和黄牛文化园，为品牌注入文化含量。

侗藏红米作为历史遗留的吉祥米，寄托着侗族乡亲们的希望，它获得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后，又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姚茂洪为了侗藏红米事业，长年工作、生活在田间地头，晒黑了，红米产品慢慢火了。

新晃龙脑是深山瑰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新晃深山发现后，填补了我国没有右旋龙脑樟的空白，改写了天然冰片依赖进口的历史。中医药典籍记载，龙脑醒神、开窍、辟秽，有抗菌、消炎、止痛、醒脑等功效，又是高级香料，在四大名香龙脑、沉香、檀香、麝香中位列首位。为发展龙脑产业，县与乡镇发力，公司与农户携手，原料林已种植了两万多亩。

家乡大山近年还开辟了“甜蜜的事业”，姚敦友的蜂窝窝系列与其他公司、农户的蜂蜜产品受到了消费者喜爱。

还有其他农户与公司的“山货宠儿”，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健康幸福。

新年的龙溪古镇在传统节庆，人如潮涌，热闹非凡。湖南和贵州几个周边区县、本土许多乡镇组队参加的新春“鼗锣”，一次次把侗乡节日年俗推向高潮。传统的鼗锣鼓牌子中，悠闲的、缓慢的甚至低沉的较多，如“龙摆尾”我参加过多次。现在人们编出了“鲤鱼翻身”“四季发财”等新的鼗锣点子，轻重有序，快慢结合，令人一听就热血沸腾。

外地来龙溪古镇的游客，踏着激越的鼓点，走进明清就成为沅水上游商业重镇的龙溪口。有人会在春和瑞商号、沉马纪念馆前沉思缅怀。1936年1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途经晃县，在春和瑞召开前敌会议，部署便水战役，而后西进贵州。沉马纪念馆纪念的是长征过草地红军战士宁可饿死，也不愿把刀伸向即将沉入沼泽的战马。“三益盐店”“临阳公栈”等处，留下了抗战期间一多、冯英子等不少西南联大教授和名人坚定的脚印，留下了林徽因梁思成拖家带口短促的身影。欣喜的是，龙溪古镇2024年底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旅游发展迈出新步伐。

新年锣鼓声还在耳畔回响，期望家乡呈现出更加美好的诗和远方。



作家写作家

时间是个美人，她只朝我们微微一笑，我们便老了。

我和周伟认识二十多年了。从最初的相识到相知，到现在成为文学创作路途上相互学习与共勉的朋友。

他只写散文，散文的真，在他的文字里绵延，仿佛一种乡村瓦蓝的真，在俗世生活的柴米油盐里一点一滴地萦绕着瓦房上的炊烟。

他写散文，每一个文字就像乡村泥土里种出的庄稼，在不动声色的地方生长着属于他的颜色。他写的散文很小，小得只剩下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写的散文很轻，轻得似一片雪花、一根羽毛；他写的散文很细，细得像母亲手里的针，每一针都让生活隐隐作痛。

周伟的散文是乡村的烧酒，你只要入口一尝，便知有没有掺水，它的纯度与温度，拿捏得恰如其分。每壶烧酒里都燃烧着世相百态，人情冷暖。

气质的养成在很多成分上取决于生养他的地方，周伟的散文有着他独特的风格，不用看他的名字，只要读到他的文字就可以一眼认出就是周伟的文章。

每次当我独自在山路弯弯的马路行走时，我就会怀疑写作的意义和无趣。于是，免不了会给周伟打电话，一起探讨写作上的孤独感。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能跟周伟在电话里谈文学，这是珍贵而美好的。

我的坚持也许对这个世界并不重要，但对于无趣的生活和自己还很重要。不管怎样，我热爱生活，热爱每一颗善良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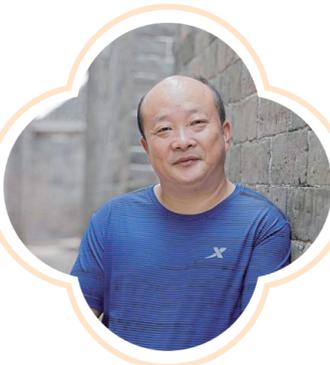
我想换回自己的本名曾野来写作，周伟不只是赞成，还很高兴！也许，他看到了我回归乡村与本真的初心，这也是写作的初心。

在家乡时，会时不时去县城，周伟当时在县城的一家小报做编辑。每次去到那里，他都会请我去附近的小店喝点酒，聊点文学。聊到开心处，他就会笑出声来，那种声音让我感受到了阳光与温暖。

去一个地方，遇见一些人，有时上帝早已安排好了。我再次见到了周伟兄，是在邵阳市文联的签约作家会上。这是一次特别的签约，只签约了两个作家，一个是李晓敏，一个即是我。那次签约会上，周伟聊起了我的创作，是那么自豪与骄傲。那样的鼓励让我愧疚与不安，其实在写作上，周伟的文学成就与他对于创作的真诚，已无疑成

写散文的周伟

曾野



周伟。 通讯员 摄

为了我的榜样。他的谦虚与低调注定了时间会磨砺出这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这一见又是另外一个十年了。

我的写作是不安分的，从诗歌到散文，到小说，近些年，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写小

说上。周伟却一直在致力于散文创作。只是我们已不再年轻了。

周伟的酒量很好，那次我们在酒席上喝了不少的酒，我们几乎把自己喝醉了，周伟用醉了的语言在酒桌上大力夸赞我的写作，而在那个桌上坐着的，有许多是出色的作家前辈与朋友。自然我们又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生活、关于人生里面的一些暖与冷。

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参加一次中篇小说奖的颁奖会活动上李敬泽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在西樵山的路上不停地跑，我想见到观音。可不管我如何爬山，就是见不到观音。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观音已去了另外一座山。

当我把过去的一页轻轻地翻过，我如释重负。

当我决定回到故乡去写作时，周伟是第一个支持我的。家乡一些文学上的朋友和老师对我的热情欢迎和鼓励让我建立了信心，这促使我有了写作的动力和决心。周伟还热心地联系了市、县文联、作协领导以及乡政府的领导一同来家里看望、慰问我，他们鼓励我好好写作，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来！

那天，我用家里的烧酒款待了来看望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周伟提出来一定要在我的家门口一起照一张合影，说将来这是一张珍贵的合影。

客里山的春雨催生了泥土里的竹笋，它们在唤醒着一种热爱。我喜欢屋檐前在春风里摇曳的竹林，学会了像竹子一样柔软而坚韧，学会了绵延的温度与力量，学会了强大自己的内心与勇气。乡村有乡村的美丽，乡村也有乡村的忧伤。

我感受到了纷繁俗世里细腻真诚的心灵和气质。徐贵祥在《我的文学道路》中写道：“文学永远是照亮我们心灵的明灯。”

也许是写了太多散文的缘故吧，周伟有了一副难得的好脾气。我很少看到他生气，每次见他，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他能把散文写得那么绵、那么暖、那么细、那么真，没有融入生活的俗世中，没有真正潜心静心是难以做到的。

其实一个人的繁华与热烈，也不过如此。而乡村最俗的生活，默默坚守自己的静默，过到了最盛处，就是另外一种内心的桃花源。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如怜取眼前人。周伟用一支笔在这样默默讲述着他乡村生活的桃花源。

此生能与周伟结伴文学旅程，一起路漫漫其修远兮，不亦乐乎。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沅水

胡灵芝

这样的沅水，这样的清浊之辩，是屈原与沅水的和光同尘。

于是，行吟泽畔的日子里，屈原把家国和沅水流淌在他的翰墨里，迢迢万里，念念不忘。

1934年的沅水，是沈从文的沅水。他从桃源乘船，逆水而上，一头扑进沅水的怀抱里，快乐地写信、画画，一腔情赋笔端。

河水极清浅，河床中的石子圆如棋子，河的两岸青山翠碧，岸的高处皆有吊脚楼。他说：“河两岸是如此美丽，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是永远无法画出来了。”

坐在船舱口的日光下，对着汤汤的水道，他清算与沅水的旧账。这河水过去给予的是知识，如今给予的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着他，水底的石头也感动着他，心如透明烛照，对万事万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沅水，水里的石头和沙子、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小小的灰色的渔船、船舷黑色的鱼鹰，触动了他的惆怅。他用尊敬和爱郑重地书写着石滩上行走的拉船人，那么忠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他去绒线铺里寻找翠翠，眼前那个有双发乌亮的眼珠、直直鼻子的小翠使他想起十七年前的翠翠，他的心跳跃着、混乱着，仰问星空：过去的，有谁能拦住不让他过去？又有谁能制止不许它再来？

他坐在船的后舱，看天、地、人，看这条大地上飘逸灵秀的沅水给他的智慧和彻悟。

伫立在沅水岸边的黄昏里，我的耳畔，橹歌再次响起，是谁，在岁月的那边高吟“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是谁，又在时间的那畔书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

沅水，在金色的光影里，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

故乡的那片烟云

胡家建

四十七年前告别故乡，它的模样就定格在我的记忆扉上了。

钱粮湖就是我的故乡。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上大学以前，我没有远离过钱粮湖。

在围垦钱粮湖前，层山是洞庭湖西北角的一方彼岸，洪水季节，洞庭波涛直接拍打着层山的岩脚，卷起千堆雪。

旗杆嘴的苍梧台、望君洲的望夫石、采桑湖的蚕叶树，留下了舜帝和湘妃凄美的爱情故事。罐头尖的晒羞滩，更是记载了狐仙在华容河沐浴后衣服被河风吹走，只得光着身子在河滩晒太阳的古灵精怪的聊斋故事。

钱粮湖原本不叫钱粮湖！

清乾隆时期，钱粮湖叫“乾隆湖”。传说是乾隆皇帝到达桃花山下的一片湖州，被洞庭湖的美景所吸引，便后来称为七分场的一个叫“拜席滩”的地方拜起了湖神，据说皇帝祭拜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当地民众为纪念皇帝的到来，将附近的一个季节湖称为“乾隆湖”。

钱粮湖这一名称的历史也并不悠久。1958年，湖南省农垦局挥笔在这片湖洲上画了一个圈，雄心勃勃要垦一个江南最大的国有农场。

秀才们绞尽脑汁，为吸人眼球，招引八方民众自愿来屯垦，于是别出心裁巧用“乾隆”的谐音，将“乾隆湖”改为“钱粮湖”，农场正式定名为“国营钱粮湖农场”。

层山，过去称为巨山，与附近的君山、官山和民山称为“君臣官民”洞庭四君子。后来反封建时将巨山改为层山、民山改为明山。民山，就是现在藕池河边的明山头镇。

层山海拔150多米，与周围的小山丘组成几平方公里的高台，丰水季节时她亭亭玉立，“宛在水中央”，围垦的决策者们将这里定为农场总场所在地。

苏联和蒙古国给农场送来了几十台开荒的拖拉机和几百匹蒙古马。机器要运转维修，首先需要电。

于是，在1960年冬，我亲眼见到了层山电厂的兴建，电厂大烟囱的脚手架，已经伸到了半空，与层山构成一幅对称的图画。山镇的夜晚首次被电灯照亮。手术室不再用马灯，修理厂的机床转动起来了，打米厂机器中吐出的大米，源源不断送到各生产队事务室等待发放。

悦来河离老烟囱约十公里，上学来回的路上，在五队的岩岗上，远远就能望见老烟囱喷云吐雾的雄姿，那缕随风飘散的烟云，曾唤起童年无数的遐想。

1965年，农场开辟了个飞机场，安-2型农用飞机给农场万亩棉田撒药治虫，职工一批批来到层山飞机场观风景、看飞机。我也再次来到层山，看完飞机起降后，特地到电厂看望了老烟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层山设立了高中。入学的那天，我扛着行李，老烟囱就在我去学校报名的路边。在大烟囱下，我放下行李，抬头举目凝视烟囱的顶端，抚摸着肉身，然后围绕烟囱转了一圈。

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地标，老烟囱就是层山镇的地标，见证了钱粮湖的历史，它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见证了钱粮湖的一切。

1996年，钱粮湖溃堤，农场受到灭顶之灾。相关部门开始反思屯垦的后遗症，实行退田还湖。层山的城镇建设大刀阔斧进行，一栋栋居民楼拔地而起，一些建场时的老建筑就只剩下老烟囱、老打米厂和农场第一代负责人住过的小瓦房了。

城市故事

吹梦向东街

姜婷

不知道是美味在呼唤，还是那种浓郁的古韵气息在招手。总之就这样再次与向东街邂逅了。很多时候来到一个地方无需任何理由，抵达之后只相信缘分。不为美食，不为景，就是想去了就去了。

向东街于我就如衣柜里的那件朴素的白衬衫，乍见无味，历久弥新，突然发现那些极普通的东西才最能打动人心，人间烟火气息里才最能觅到一丝温暖与幸福。

向东街之所以能让人流连忘返，去过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甚至更多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那里有各种让人停不住嘴的小吃，可以从街头吃到街尾，或许是因为那里的那碗远近闻名回味无穷的红汤牛肉面，或许是因为那些古色古香承载着过去又通往未来的灰瓦白墙的古建筑，抑或是厌倦了那种快节奏的日子，那条被岁月磨得光滑锃亮的路收集着古往今来太多人的漂泊与记忆，一些人的脚步悄悄走近，一些人的脚步又匆匆走远，变的是那些来来去去的脚步声，不变的是这条无言的石板路。

向东街之夜，很静，那种静，无关声音，是那种水泥石林里的唯一一处宁静之地，是那种烟火气息浓郁的灵魂栖息之地，静到只有人声，脚步声的静。夜晚的向东街，街的两边与上空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柔和的灯光似涓涓细流，流淌着对过往行人的多情与暖意，行走在这样幽幽的灯光下，不觉间就生出了一种难得的安逸与惬意之感。

无论是来过向东街的人还是没有来过的人，都会对这里有着一种莫名的向往，既向往它的古意素朴，又向往它的烟火人间。它从未因为朴素被人遗忘，反而会因为这种朴素而一直被人追崇，因为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能轻而易举地打过来往每一个人的柔肠，能让每一次的邂逅成为永恒，每一次的离开又总能让人魂牵梦萦。